

冷玉

齋壺

夜詩

話話



玉壺詩話

釋文瑩著

編初成集書叢

(本印補)

種一他其及話詩壺玉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虹口印刷廠印刷

玉壺詩話

宋 餘杭釋文瑩 著

真宗嘗曲宴羣臣於太清樓。君臣謹笑無閒。忽問塵沾尤佳者何處。中貴人奏有南仁和者亟令追之。徧賜宴席上亦頗愛。問其價。中人以實價對之上遽問近臣曰唐酒價幾何。無能對者。惟丁晉公奏曰唐酒每升三十。上曰安知。丁曰臣嘗讀杜甫詩曰早來就飲一斗酒。恰有三百青銅錢。是知一升三十上大喜曰甫之詩自可爲一時之史。

樞密直學士劉綜出鎮并門。兩制館閣皆以詩寵其行。因進呈。真宗深究詩雅。時方競務西崑體。磔榜雕篆。親以御筆選其平淡者。止得八聯。晁迥云。夙駕都門曉。微涼艸樹秋。楊億詩選斷句。關榆漸落邊鴻度。誰勸劉郎酒。十分朱巽云。塞垣古木含秋色。祖帳行塵起夕陽。李維云。秋聲和暮角。膏雨逐行軒。孫僅云。汾水冷光搖畫戟。蒙山秋色鏠層樓。錢惟演云。置酒軍中樂。聞笳塞上情。都尉王貽永云。河朔雪深思愛日。并門春暖詠甘棠。劉筠云。極目關山高倚漢。順風鵬鵠遠凌秋。上謂綜曰。并門在唐世皆將相出鎮。凡抵治遣從事者。以題詠述懷寵行之句。多寫于佛宮道宇。纂集成編。目太原事績。後不聞其作也。綜後寫御選句圖。立于晉祠。綜名臣也。少孤。依外兄通遠軍使董遵誨以從學。遵誨遺綜貢馬于朝。還日。太祖解真珠龍盤帶。遺綜齋。賜遵誨。綜時年十六歲。奏曰。臣外兄止以方貢。修人臣之常節。陸

下解寶勒賜之臣切恐勳臣別立殊績陛下尙何以爲賜敷奏清雅辭容秀澈太祖愛之謂左右曰兒非常才從容謂之曰吾委邊誨以方面不得以此爲較後雍熙二年擢第于梁灝榜中同年錢若水深器之推挽于朝

李集賢建中恬退喜道處縉紳有逍遙之風善翰札行筆尤工至于草隸分篆俱絕其妙人得之則寶焉爲詩清淡閒暇如其人也有杭州望湖樓詩小艇閒撐處湘天景亦微春波無限綠白鳥自由飛落日孤汀遠輕烟古寺稀時攜一壺酒戀到晚涼歸西湖詩有漲烟春氣重貯月夜痕深之句皆類于此晚喜洛中景物求留居園池亭榭蕭灑自如每喜誦楞嚴經四句云將聞持佛佛何不自聞聞復翳根除塵消覺員淨凡起居皆詠之后被詔與張君房集賢校勘道藏時號稱職

開寶塔成欲撰記太宗謂近臣曰儒人多薄佛典向西域僧法遇自摩竭陀國來表述本國有金剛坐乃釋迦成道時所倨之坐求立碑坐側朕令蘇易簡撰文賜之中有鄙佛爲夷人之語朕甚不喜詞臣中獨不見朱昂有譏佛之迹因詔公撰之文既成敦崇嚴重太宗深加歎獎公博學少之時趙韓王深所器重謂人曰朱有君子之風壽德遠到時宗人朱遵度有學名謂之朱萬卷目公爲小萬卷數歷清貴三十年晚以工部郎懇求歸江陵逾年方允止令謝于殿門外後詔賜坐時方劇暑恩旨寵留詔秋涼進程時吳淑贈行詩有浴殿夜涼初閣筆渚宮秋晚得懸車之句尤爲中的錫宴玉津園中人傳詔令賦詩爲送若李承旨維有清朝辭祿猶強健白首還家正太平及陳文惠公堯佐部吏百函通籍里送

兵千騎過荆門之句。凡四十有八篇。皆警絕一時。朝論榮之。弟協亦同時隱。皆享眉壽。家林相接。謂之渚宮二疏。荆帥陳康肅。堯咨表其居爲東西致仕坊。八十二薨。門人請謚正裕先生。

王宮保溥。乾德初相太祖。以舊族先朝令德。固優待之。故事。一品班在臺省之後。特制分臺省班于東西。遂爲著式。公父祚。并州郡小吏。後以防禦使致仕于家。眉壽康福。每縉紳拜于其家。置樽爲壽。公必朝服侍立。客相不遑。引避于席。祚曰。學生僕之獮犬耳。豈煩讓避耶。溥後纂集蘇冕、崔鉉二會要。撰成一百卷。目曰唐會要。教其子貽孫尤負奧學。上嘗問趙韓王曰。男尊女卑。何以男跪而女不跪。歷問學臣。無有知者。惟貽孫曰。古者男女皆跪。至天后世。女始拜而不跪。韓王曰。何以爲質。貽孫曰。古詩云。長跪問故。夫遂得振學譽。

太祖收并門。凱旋日。范杲爲縣令。叩迴鑾。進講聖壽詩。有千里版圖來浙右。一聲金鼓下河東之句。上愛之。賜一官改服色。

李瀚及第于和凝相榜下。后與座主同任學士。會凝作相。瀚爲承旨。適當批詔。次日于玉堂輒開和相舊閣。悉取圖書器玩。留一詩于榻。攜之而去。云。座主登庸歸鳳閣。門生批詔立鰲頭。玉堂舊閣多珍玩。可作西齋潤筆否。

竇禹鈞生五子。儀、儼、侃、偁、僖等。相繼登科。馮瀛王贈禹鈞詩。有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時號竇氏五龍。昆仲才業儀儼尤著。儀爲禮部侍郎。太祖欲相之。趙韓王寡學。忌儀明博。亟引辭居正參大政。以塞之。

弟儀素韞大學爲周世宗所重。判太常寺校管籥鐘磬辨清濁上下之數分律呂還相之法。去京房清宮一筦調之。二年方合大律。又喜樂章。凡三絃之通。七絃之琴。十二絃之瑟。二十五絃之瑟。三漏之籥。七漏之笛。八漏之篪。十七管之笙。二十三管之簫。皆立譜調接通而合之。器雖異而均和不差。編于歷代樂章之後。目曰大周正樂譜。樂寺掌之。依文教習。尤善推步星歷。與盧多遜、楊微之同在諫垣。預謂二公曰。丁卯歲五星當連珠于奎。奎主文。又在魯分。自此天下始太平。二拾遺必見之。老夫不與也。果至乾德丁卯歲。五星連珠于奎。太宗時鎮襄海。致仕于家。八十三終。謚仁惠公。

至道元年燈夕。太宗御樓時。李文正昉以司空致仕于家。上亟以安輿就其宅召至。賜坐于御榻之側。敷對明爽。精力康勁。上親酌御樽飲之。選殲核之精者賜焉。謂近侍曰。昉可謂善人君子也。事朕兩入中書。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宜其今日所享也。又從容語及平日藩邸唱和之事。公遽離席。歷歷口誦御詩幾七十餘篇。一句不訛。上謂曰。何記之精耶。公奏曰。臣不敢妄對。臣自得謝無事。每晨起巾櫛坐于道室。焚香誦詩。每一詩日誦一偏。閒或卻誦道佛書。上喜曰。朕以卿詩別笥貯之。每愛卿翰墨楷秀。老來筆力在不。公對曰。臣素不善書。皆臣子宗訥所寫耳。上卽令以六品正官與之。遂除國子監丞。

戚密學倫初筮仕知太和縣。里俗險悍。喜構虛訟。公至以術漸磨。先設巨械。嚴固狴牢。其鑑挺組索。比他邑數倍。民已悚駭。次作諭民詩五十絕。不事風雅。皆風俗易曉之語。俾之諷誦。以申規警。立限曰。諷誦半年。頑心不悛。一以苛法治之。果因此詩。獄訟大減。其詩有云。文契多欺歲月深。便將疆界漸相侵。官

中驗出虛兼實枷鎖鞭笞痛不禁大率類此江南往往有本每當歲時與囚約曰放汝暫歸祀其祖先
櫛沐蟻蟲民感其惠皆及期而還無敢違者

楊大年二十一歲爲光祿丞賜及第太祖極稱愛三月後苑曲宴未帖職不得預公以詩貽館中諸君曰聞戴宮花滿鬢紅上林絲管侍重瞳蓬萊咫尺無因到始信仙凡迥不同諸公不敢匿卽時進呈上訝有司不卽召左右以未帖職爲奏卽日直集賢院免謝令預晚宴後修策府元龜王相欽若總其事詞臣二十人分撰篇序下詔須經楊億刪定方許用之大年祖文逸僞唐玉山令大年將生一道士袖刺來謁自稱懷玉山人冠褐秀爽斯須遽失公遂生後至三十七爲學士晝寢于玉堂忽自夢一道士來謁亦稱懷玉山故人坐定袖中出一誥牒曰內翰加官取閱之其傍上草寫三十七字大年夢中頗驚曰得非數乎道士微笑又曰許添乎道士點頭夢中命筆止添一點爲四十七至其數果卒

王元之禹偁嘗作三黜賦以見志初爲司諫知制誥疏雪徐鉉貶商州團練副使方召歸爲學士坐爲孝章皇后遷梓宮于燕國長公主之第羣臣不成服元之私語賓友曰后嘗母儀天下當奉舊典坐訕謗出守滁州方召還知制誥撰太祖徽號玉策語涉輕誣會時相不悅密奏出黃州洎近郊將行時蘇易簡由翰牘放下孫何等進士三百五十三人奏曰禹偁禁林宿儒累爲遷客漂泊可念臣欲令牘下諸生罷期集綏馬送于郊奏可之至行日送過西短亭諸生拜別于官橋元之口占一闋持狀元曰爲我深謝蘇公偶不暇取筆硯其詩云綏行相送我何榮老鶴乘軒媿谷鶩三入承明不知舉看人門下放

諸生時交親最深密者循時好惡不敢私近惟竇元賓執其手泣於閣門曰天乎得非命與公後以詩謝略云惟有南宮竇員外爲余垂淚閣門前至郡未幾二虎鬪于郡境一死之食殆卒羣雞夜鳴冬雷還茂陵封禪之文止期身後上覽曰噫禹偁其亡乎御袖掩涕至郡逾月果卒嘗侍宴瓊林太宗獨召之御榻面誠之曰卿聰明文章在有唐不下韓柳之列但剛不容物人多沮卿使朕難庇禹偁泣拜書紳而謝

郭仲儀贊真宗在藩爲皇子侍讀太宗幸東宮御製戒子篇令贊注解且令委曲講論真宗每以純厚長者遇之在儲宮作儲詩贈之略曰該明聖典通今古發啓冲年曉典常後參大政因論事朴直上意不悅後坐入對之際宿醒未解左遷荆南因終身戒酒至卒不飲早暮藥餌亦斥之其節剛若是

楊侍讀微之太宗聞其詩名盡索所著得四百篇奏御仍獻詩以謝卒章曰十年牢落今何幸叨遇君王問姓名上和之以賜謂宰相曰真儒雅之士操履無玷拜禮部侍郎御選集中十聯寫于屏梁周翰詩曰誰似金華楊學士十聯詩在御屏中十聯詩者有江行云天寒酒薄難成醉地迴臺高易斷魂塞上云戍樓烟自直戰地雨長腥僧舍云偶題巖石雲生筆閒遼庭松露溼衣湘江舟行云新霜染楓葉皓月借蘆花哭江爲云廢宅寒塘雨荒墳宿草烟嘉楊川云青帝已教春不老素娥何惜月長圓又云浮花浪入瞿塘峽帶雨雲歸越雋州元夜云春歸萬年樹月滿九重城宿東林云開盡菊花秋色老落遲

桐葉雨聲寒。余意謂公曰：以天池浩露滌其筆于冰甌雪椀中，則方與公詩神骨相副焉。

梁修撰周翰一歲後苑燕。凡從臣各探韻賦詩。梁得春字曰百花將盡牡丹坼。十雨初晴太液春。上特稱之爲史館修撰。上疏曰：今崇德長春二殿。皇帝之言。侍臣論列之事。望令中書修爲時政記。其樞密院事涉機密。亦令本院編纂。至月終送史館。自餘百司。凡于封拜除授沿革之事。悉條報本院。仍令舍人分直。皆從之。

文瑩丙午歲訪辰帥張不疑師正時不疑方五十齒已疏搖咀嚼頗艱。後熙甯丁巳不疑帥鼎復見招焉。武陵之遊凡巨巒大哉利若刀截已六十二矣。余怪而詰焉曰：得藥固之時余滿口搖落危若懸蒂謾以此藥試之。輒爾再固。因求此方以療病齒者。凡用之皆効。題曰西嶽蓮花峰神傳齒藥方序曰元亨在天聖中結道友登嶽頂齋宿祈祠方已徧遊三峰酌太上泉至明星館於故基下得斷碑數片。髡髡有古文洗滌而後可辨讀之乃治口齒烏髭藥歌一首。慮歲月侵久剥裂不完。遽錄以歸而後朝之名公巨卿訪山中故事語及者皆傳之。修製以用其効響應歌曰：豬牙阜角及生薑。西國升麻蜀地黃。木律旱蓮槐角子。細辛荷葉剪荷葉心子也要相當。青鹽等分同燒研殺將來使最良揩齒牢牙髭鬢黑誰知世上有仙方。不疑晚學益深經史沿革講磨縱橫文章歌詩舉筆卽就著括異志數萬言倦遊錄八卷觀其餘蘊尙盤錯于胸中與余武陵之別慨然口占一詩云憶昔荊州屢過從當時心已慕冥鴻堵宮禪伯唐齊已淮甸詩豪宋惠崇老格疏閒松倚澗清談瀟灑坐生風。史官若覓高僧事莫把名參伎

術中又一首碧嶂孤雲冉冉歸解攜情緒異常時餘生歲月能多少此別應難約後期風義見于詩焉范魯公質舉進士和凝相主文愛其私試因以登第凝舊在第十三人謂公曰君之辭合在甲選暫屈爲第十三人傳老夫衣鉢可乎魯公榮謝之後至作相亦相繼時門生獻詩有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衣鉢亦相傳之句初周祖自鄴起師向闕京國罹亂魯公遁迹民間一旦坐對止巷茶肆中忽一形貌醜陋者前揖相公相公無慮無慮時暑中公執一葉素扇偶寫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一聯在上陋狀者奪其扇曰今之典型輕重無準吏得以侮何啻大暑耶公當深究獄弊持扇急去一日于祚廟後門一短鬼手中執其扇乃茶邸中見者未幾周祖果以物色聘之得公于民間遂用焉憶其陋鬼之語首議刑典疏曰先王所惜莫重于刑今繁苛失中輕重無準民罹橫刑吏得侮法願陛下留神刑典深軫無告世宗命公與臺官劉可久知雜張湜聚都省詳修刊定惟務裁減大官供膳殆五年書成目曰刑統

太祖採聽明遠每邊閫之事纖悉必知有閒者自蜀還上問曰劍外有何事閒者曰但聞成都滿城誦朱長山苦熱詩曰煩暑鬱蒸無處避涼風清冷幾時回上曰此蜀民思吾之來伐也時雖已下荆楚孟昶有脣亡齒寒懼討而討無名昶欲朝貢王昭遠固止之乾德三年昶遣謀者孫遇齋蠟丸帛書閒道往太原結劉鈞爲援爲朝廷所獲太祖喜曰興師而有名矣執閒者命王全斌率禁旅三萬分路討之俾孫遇指畫山川曲折各道近遠令工圖之面授神算令王全斌往焉曰所克城寨止籍器甲芻斛爾若

財帛盡分給戰士。王師至蜀，昶遣王昭遠帥師來拒。未幾，相繼就擒。昶始降，執昶赴闕。大將王仁瞻自南劍獨先歸闕，乞見。恐已惡暴露，歷數全斌等數將貪贓貨財，弛壞兵律，爲所訴反欲自蔽。太祖笑謂仁瞻曰：「納李廷珪妓，擅開豐德庫取金寶，此又謂誰耶？」仁瞻惶怖叩伏待罪。上又曰：「此行清介畏慎，但有曹彬一人爾。」臺臣請深治往蜀諸將橫越之惡。太祖盡釋之。

魏人柴公以經義教里中。有女，備後唐莊宗掖庭明宗入洛，遣出宮。父母往迎之，遇雨，逾旬不能進。其女悉以益計直千萬，分其半與父母，令歸大名。曰：「兒見溝旁郵舍隊長，黝色花項爲雀形者，極貴人也。願事之。」父母大愧，知志不可奪，問之，卽郭某，乃周祖也。因事箕帚之禮。一日謂其夫曰：「君極貴，不可言。然時不可失。妾有五萬，願奉君以發其身。」周祖因其貲得爲軍司。其父柴公平生爲獨寢之人，傳司冥閒事。一日晨起，忽大笑。妻問之，不對。但笑不已。公惟喜飲，妻逼極醉，因漏洩其事。曰：「花項漢將爲天子。」後果然。

李度顯德中舉進士。工詩，有醉輕浮世事、老重故鄉人之句。人多誦之。王朴爲樞密，止以此一聯于中文炳知舉，遂爲第三人。嘲曰：「主司只誦一聯詩。」

祥符中，契丹使至，因言本國喜誦魏野詩，但得上帙，願求全部。真宗始知其名，將詔之。死已數年，搜其詩，果得草堂集十卷，詔賜之。魏野字仲先，其詩固無飄逸俊邁之氣，但平朴而常不事虛語爾。如贈寇萊公云：「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及謝寇萊公見訪云：驚回一覺遊仙夢，村巷傳呼宰相來。」中的易曉，故

虜俗愛之野與孟津詩人李瀆爲詩友。野鑿室于陝郊，曰樂天洞。瀆結廬于中條山，曰浮雲堂。皆樹石清幽，各得詩人之趣。續字長源，一日自孟津訪別于野，曰：「數夕前忽一人來牀下，誦曰：『行到水窮處，未知天盡時。』余猶規其誤，曰：『豈非坐看雲起時乎？』答曰：『此雲安能起耶？又非夢寐，亟窺之，空無一物。此必死期先報，故來相別。』遂痛飲數夕而還，還家未幾而卒。」

曹武毅翰魏人也。曹武惠彬真定人也。二曹皆著名人，多謂之同宗。翰有宏才偉特之度，能詩，有玉關集。領金吾日當直，太宗召與語曰：「朕曾覽卿之詩，有曾因國難披金甲，恥爲家貧賣寶刀。他日燕山磨峭壁，定應高勒大名。」曹頗佳美，朕愛之。翰因叩謝，征幽州爲東路豪寨總管，善風角。一夕，角聲隨風至帳，翰從容擐帶曰：「寇至之兆也。」未幾果然。大敗其寇于城下，從征幽州，率以部分攻城。忽得一蟹，翰曰：「物有陸棲失依據也，而足多有救。」又蟹者解也，其將班師乎？果然。其精敏率如此。

文瑩至長沙，首訪故國馬氏天策府諸學士所著文章，擅名者惟徐東野、李宏皋耳。遂得東野詩，浮肥輕豔，皆鉛華嫵媚。有一時樽俎爾，其句不過牡丹宿醉、蘭蕙春悲、霞宮日城、剪紅鋪翠而已。獨貽汪居士一篇，庶乎可採。曰：「門在松陰裏，山僧幾度過。藥靈園不大，碁妙子無多。薄霧籠寒逕，殘風戀綠蘿。金烏兼玉兔，年歲奈君何。」又得宏皋雜文十卷，皆胼枝章句，雖齷齪者亦能道信乎文之難也。

翰林鄭毅夫公，晚年詩筆飄灑清放，幾不落筆墨畛畦。閒入李杜深格，守餘杭日，因送客西湖，艤舟文瑩舊居，留詩于壁云：「春入蘿途靜，浪花翻遠晴。又東飛江雲北，飛燕同寄春風不相見。又餘杭郡閣云雨。」

影橫殘虹。秋容陰映日。寒江帶暮流。晚角穿雲出。雲峰翠如織。宿鳥去無迹。封書寫所懷。聊託荆門翼。
又罷翰林行次南都遇雨云雨聲飄斷忽南去。雲勢旋生從北流。料得涼風消息好。蕭蕭已在柳梢頭。
又老火燒空未擬收。急驚快雨破新秋。晚雲濃淡落日下。只在楚江南岸頭。時頗訝其氣像不遠後解
杭麾將赴青社以病困泊舟楚岸遂卒其語已兆于先。

嘗謂文老不衰者止見今大參元厚之絳頃在禁林懷荆南舊遊云去年曾醉海棠叢聞說新枝發舊紅。
昨夜夢回花下飲不知身在玉堂中詞氣略不少衰又贈魯公垂八十筆力尙完時曾子宣內翰林守
鄱陽手寫一柬慰之略云扶遙方遠六月去而不息消長以道七日自當來復吾友中祕書楊經臣傳
贈才雅而嘗誦之經日謂余曰此非知其然而爲神驅于氣使之爲爾。

乾德九年正月乾元殿受降王朝扈蒙參定其議有李朴清誅之制甚繁具本文蒙繼上聖功頌次年將
東封又進御劄草上愛之批于紙尾獎之云聖功頌及此辭無一字可議後應制後苑詩有微臣自愧
頭如雪也向鈞天侍玉皇上和以賜曰珍重老臣純不已我慙寡昧繼三皇爲之美傳

賈黃中乃唐造華夷國丞相耽四世孫七歲舉童子狀頭及第李文質昉以詩贈之七歲神童古所難賈
家門戶有衣冠七人科第排頭上五部經書誦舌端見榜不知名字貴登筵未識管絃歡從茲穩上青
霄去萬里誰能測羽翰後興國中參太宗大政性極清畏嘗知金陵一日案行府寺覩一隙舍局鑑甚
嚴公怪之因發鑰得寶貨數十巨橫乃故國宮闈所遺之物不隸于籍數不可計公亟集僚吏啓其封

悉籍之以表上。上嘆曰：貪黷者，籍庫之物，尙冒禁盜，況亡國之遺物乎？賜錢三百萬以旌其潔。事母孝，不幸年五十六先母而逝。太宗恤其家，旣葬其母，入謝上面撫之，勿以諸孫及私門之窘，自撓朕常記之。

蘇內翰易簡，在禁林八年，寵待之深。皇出夷等，李相沆入玉堂後于公，一旦先除參政，以公爲承旨，資與參政等。蘇不甚悅。上謂公曰：朕舉正舊典，先合用卿卽正台宰，然庶欲令卿延厚壽，基稔欲問望，乃先用沆卿，宜無歉。蓋知其齡促也。公以母老急于進用，因乾聖節進內道場醮步虛十首，中有玉堂臣老非仙骨猶在丹臺望太階。上悉其意，俾參大政，未幾遂卒。年三十九。上嗟悼爲之雪涕，賜挽詞斷句云：時向玉堂尋舊迹，八花磚上日長空。

唐彥猷侍讀詢、弟彥範詔俱擅一時才雅之譽。彥猷知書好古，彥範文章氣格高簡不屈，疏秀比六朝人物，尤精翰墨，遺一小劄，亦必華牋妙管。詳雅有意，忽一客攜黃筌筆，臥鵠圖求貨。其花畫全株臥二鵠于花中，斂羽合目，其態逼真，需價數百緡。彥猷蓄積最多，開篋以蜀之趙昌、唐之崔臻數品花較之，俱所不及。題曰：錦江釣叟黃筌筆。彥猷償其半，因暫留齋中少玩，絹色晦淡，酷類古縑。彥猷訝其圖角有巨印，徐少潤揭而窺之，乃和買絹印。彥範博知世故，大笑曰：和買始于祥符，初因王勉知潁州，歲大饑，出府錢十萬緡于民，約曰：來年蠶熟，每貫輸一縑。謂之和買，自爾爲例。黃筌唐末人，此後人矯爲也。遂還之，不受其誣。

徐騎省鉉事江南後主爲文院學士隨煜納圖太宗苛責之不能諷煜早獻圖貢鉉對曰臣聞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爲人謀國當百世不傾諷主納疆得爲忠乎太宗神威方震曰今後事我亦當如是鉉不幸爲學士坐請求尹京張去華以一親故註重辟諷去華上言貫索星見請曲赦畿獄坐是削官爲靜難軍行軍司馬後端居不出銘其齋以自箴曰爰有愚叟棲此陋室風雨可蔽庭戶不出知足爲富娛老以佚貂冠蟬冕羊皮虎質處之恬然永終爾吉竟卒于邠鉉晚年爲詩愈工游木蘭亭云蘭舟破浪城陰直玉勒穿花苑樹深觀水戰云千帆日助陰山勢萬里風馳下瀨聲病中云向空咄咄煩書字與世滔滔莫問津謫居云野日蒼茫悲鵬舍水風陰溼敝貂裘陳祕監歸泉州云三朝恩澤馮唐老萬里江關賀監歸宿山寺云落月依樓角歸雲擁殿廊弟錯詞藻尤贍年十歲羣從燕集令賦秋聲詩頃刻而就略云井梧分墮砌塞鴈遠橫空雨滴莓苔紫風歸薜荔紅盡見秋聲之意

至道二年曹璨自河西馳騎入秦賊選萬餘衆寇靈川上聞呂相端趙樞密鎔平戎之略呂奏曰容臣等具陳利害爲一狀進呈時張洎對上前斥端曰居啓沃之地君問卽對邊城之急豈容冥搜抒思檢閱補綴深失訏謨之體端奏曰洎不過揣摩陛下意爾上爲之默笑洎善事內臣動息先知蓋上意久欲棄之果翌日先于兩府獨抗一疏盛言乞棄靈武深邊餽連舛粟碩費芻車野宿孤廻難援泉源高涸莫屯厚兵云上謂向敏中曰洎果爲呂端所料朕嘗不喜劉蟠輩動卽迎合以卜朕意今洎亦然以疏還之謂洎曰卿所陳朕不會一句頃在翰苑眷遇特厚凡篇章襄答止謂之翰長儒臣由此少懈焉

寇萊公給事中知吏部選時。張洎亦爲給事中掌考功官序雖齊。視洎乃爲屬曹。寇少年進用才銳氣勇。復爲首曹。慷慨不以本司官長奉洎以老儒宿德問望自持。不肯委節事寇。洎坐寇視事罷。則整巾對書。終日危坐。伺候于省門。一揖而退。不交一談。寇一日忽作庭雀一詩。玩洎略曰。少年挾彈多狂逸。不用金丸用蠟圓。蓋譏洎頃在江南重圍中。爲李煜草詔于蠟圓中。追上江救兵之事也。洎不免強顏附之後。稍親暱。其辨誦談笑橫飛于席間。寇胷中素蘊養蓄不發者。盡爲洎籍而取之。因是大伏。遂推挽于朝。力加薦擢。

太宗親征北虜師還。途中御製詩有鑾輿臨紫塞。朔野凍雲飛。令何蒙進鑾輿臨塞賦。朔雲飛詩。召對嘉賞。授贊善詩。有塞日穿痕斷。邊雲背影飛。縹緲隨黃屋。陰沈護御衣。俄一縣尉宋捷者。庸督護輩。道倚其姓名之識。旋構一官。因而章疏歌頌。雜進不已。諸科亦扣行在。乞免文解。其表面籤題云。進上官家趙澆瀆旒辰。有司亟請至銀臺。應奏御文字。先經本臺封駁方進。因而少戢。

許讓知益州歸首奏曰。乞預爲劍外之備。上怪問之。讓曰。臣解秩時。實無烽警。蜀民浮寇易擾。難安。以物情料之。但恐狂嘯不測。既而不久。李順果叛。時皆伏其所見。朝廷遣王繼恩討之。既平。除張乖崖知益州。繼恩等素失督御之略。師旅驕很。詠密奏乞命近臣分屯節旅。以殺其勢。朝廷命張鑑往之上召對後苑門。雖進士本出將家。奏曰。成都新復。軍旅未和。聞使命遽至。貿易戎伍。慮有猜懼。變生不測。乞假臣一安撫之命。臣至彼自措置。上嘉納。後果以川峽分爲益梓利夔四路。代還拜諫議。